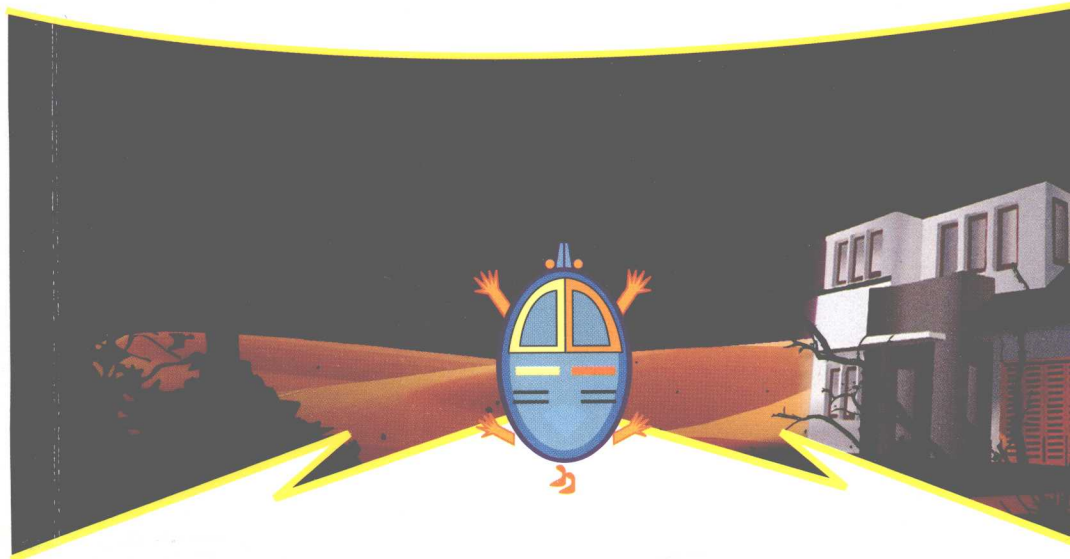


东尼·席勒曼作品

黑暗的子民

PEOPLE OF DARKNESS

(美) 东尼·席勒曼 著 王菲 刘君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黑暗的子民

People of Darkness

[美] 东尼·席勒曼 著

王菲 刘君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暗的子民 / (美) 席勒曼 (Hillerman, T.) 著; 王菲, 刘君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80225 - 907 - 2

I. ①黑… II. ①席… ②王…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1054 号

PEOPLE OF DARKNESS

By Tony Hillerman

Copyright © 1980 by Anthony G. Hillerm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 - 2006 - 213



黑暗的子民

(美) 东尼·席勒曼 著; 王菲 刘君 译

责任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严 冬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 × 1230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1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一版 201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5 - 907 - 2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序

哈兰·科本^①

作为作家，我们经常会被问及“什么是写作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物性格，故事情节还是谋篇布局”？东尼·席勒曼对此的回答很可能是“都是”。

当然，我们都喜欢纳瓦霍部落警察乔·利普霍恩（现已退休）和警官吉姆·契。能够与这些老朋友共度一段时光可能就是我们一本接着一本反复读这些书的主要原因，而且当中那些精彩的情节也着实让我们津津乐道。东尼就是以这种方式将纳瓦霍部落保留地及其人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

但我要在此声明：对于那些以具有传奇色彩或某种神秘文化作为卖点的小说，我向来持谨慎态度。

^①哈兰·科本（Harlan Coben, 1962—），美国著名推理惊悚小说家，著有《死亡拼图》等。

我期待着以故事形式来创作的侦探小说，当中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我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我沉醉其中，吸引我全部的注意力，让我能为了探究事情的发展而熬上一个通宵。

而东尼·席勒曼总能做到这一点。他描写的是偏远的开阔地区，却能使你感觉到像是近在咫尺。他能从个性中写出共性，而这正是一流的作家才能够做到的。他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吸引我们去关心故事中人物的遭遇。

我们通过东尼的书了解纳瓦霍部落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东尼以此来使我们了解自己——他通过故事来反映我们的人生与经历。但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那就是以精彩的故事将我们吸引得无法自拔。

如果你已经读过东尼·席勒曼的作品，那么我的话就是多余的了，你知道这将会是多么精彩的一段阅读体验。如果你是他的新读者，那么，我嫉妒你即将拥有的全新阅读体验。

现在就翻开书开始阅读吧。

这项工作需要长期而耐心的等待，等培养菌生长，等毒素衍化，等抗体形成，等试剂有反应。而在等待的时间里，这位细菌学家会将她的轮椅滚到窗边，俯视下面的一切。她所在的传染性疾病实验室位于新墨西哥大学北校区，实验室大楼楼下是旁边的癌症研究与治疗中心的停车场。那里总是很拥挤，而且车位竞争很激烈。观察了这个停车场一年多以后，这位细菌学家就摸清了这个停车场的模式。她知道处理违章停车的女警什么时候巡查，知道怎么样的违章停放及违章停放多久后拖车会过来把违章车辆拖走，并记住了通常是哪些车违章停放。她甚至还看出达特桑车的女车主与停在高级主管专位的蓝色奔驰敞篷车的男车主之间似有若无的爱火。到这里第二年的某一天，她从家里把自己的双筒望远镜带到了实验室，之后就一直把望远镜留在那儿，没再带回去。现在她正将望远镜对准一辆污迹斑斑的绿色小货车。车子的噪音很大，正笨拙地驶进一

个停车位，车位旁树着个牌子，写着：

协会主管专位

违者自付拖车费用

这位细菌学家早就知道癌症病人往往是不太理会这种规定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就快死了。人都快要死了，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不过常年文明行为的习惯一般还是会占上风，所以像小货车这样公开的挑衅并不多见。

违规者是个印第安男人。透过望远镜看，他并不像是一个爱挑衅的人。他看起来身子虚弱、神情木讷，正费劲地从车里爬出来。当看到车子后排的乘客座上放着一个手提箱时，细菌学家突然对这个男人油然而生一丝带有激动的钦佩感。他去做入院登记了，就这么将他的小卡车丢给法律去垂怜，对接下来的命运不屑一顾。但这个印第安人却把手提箱忘在车里了。

他身材高大魁梧，凭着他健壮的四肢和窄小的臀部，细菌学家辨认出他是个纳瓦霍人^①。尽管是在炎热的八月天，他仍穿着牛仔裤和牛仔夹克，拖着病人的步伐，缓缓向病患入口走去。

细菌学家在心里想着：他会先办好登记手续，然后回来取手提箱，再把货车停到别的地方去。

这时又有一辆车堂而皇之地违规停放。这是一辆崭新的银灰色雪佛兰，经过绿色小货车，停在了癌症研究与治疗中心主任的专用车位上。驾驶室的门打开了，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瘦瘦的男人走了出

^①纳瓦霍，美国最大的土著部落之一。

来，脑袋后面挂着一顶草帽。这个人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显然是在打量那辆绿色小货车。然后他绕到自己车子的另一边，打开副驾驶的门斜身钻了进去，似乎在摆弄前座上的什么东西。最后，他拎着一个开口向下折着的杂货袋从车上下来了。他把杂货袋放到了小货车尾部载货箱上的一堆木板与箱子之间，抵着驾驶室。放好后，他望了一下四周，仔细地看了下停车场和人行道，最后笔直地看向细菌学家。细菌学家看到这个人的肤色很白，几乎是白化病的那种白。不到一分钟时间，这个人又回到那辆银灰色雪佛兰轿车上，缓缓地开走了。

差不多中午时，细菌学家终于得出了实验结论——在有益培养基里繁殖的生命体并非能引起食物中毒的沙门杆菌，而只是无害的非病原埃希氏大肠杆菌。她做了些必要的笔记。写完报告后，她又把轮椅转回到窗边。一辆拖车来了，细菌学家把望远镜调好焦距看着。拖车司机的助手正把拖车杆连到那辆绿色小货车上。他一边挥着左手，一边蹲在车轮边看着什么。因为距离很远还隔着中空玻璃，她听不到拖车绞盘的声音，但是可以看到小货车的车尾部分已经开始升高了。

突然间，所有的景象都消失在一片耀眼的亮光中，一秒钟之后传来一声爆炸的巨响。细菌学家办公室的窗户玻璃因承受不了爆炸产生的压力而破裂了，而后玻璃碎成了无数片，并猛然向外弹出去。整幢大楼数不清的玻璃碎片雨点般地从天空落在了空无一人的人行道上。

2

雨滴在转眼间变成了爆米花般的雪花。雪从吉姆·契的警帽上掉落，钻进警服领口里，冻得他打了个冷战。契桌后的格兰茨第一国民银行的日历显示今天是十一月的第三天，而根据不太精确的蒂尼^①传统日历，今天正是旱季的开始。但不管是哪种日历，这个时候下雪都太早了，哪怕是在这个海拔一点五英里的泰勒山的半山腰上。霍华德·摩根在第七频道的天气预报上说过可能会下雪，但是契不相信，还是把他的大衣落在了警察局里。

他看了一眼他的车，一辆白色的雪佛兰，车门上印有“纳瓦霍民族”的图章和“纳瓦霍部落警察”的标志。他可以回到车里打开暖气，也可以在本杰明·J. 维恩斯住所的入口通道处找个地方避避雪，没准还应该多按几次门铃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在屋里。门铃发出

^① Dinee，音译为“蒂尼”，北美印第安纳瓦霍部落语言，意为“人”或“人们”。

一种奇怪的歌曲旋律，透过厚重的大门传来门里面门铃的清脆回响。虽然没有人回应，契还是想再按一次听听门铃声。第三种选择是竖起夹克的衣领来抵御雨雪，同时继续观察这个房子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他曾听说这所房子是由弗兰克·劳埃德·莱特^①设计的，而且被誉为新墨西哥州最昂贵的住宅。契对这所房子有着强烈的好奇感，跟他对白人世界里的一切一样。而这一刻他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了，因为他可能很快就要进入那个陌生的世界。还有不到五个星期就是十二月十日了，在那之前他必须决定要不要接受联邦调查局的任命，去调查那个门铃中的世界。

契翻起外套衣领围住脖子，把帽沿翻下来，然后继续观察。他站在一个半独立式车库旁边，里面有三个车位。房子和车库都是用本地花岗岩建造的，中间以一堵用同样石材建造的蜿蜒矮墙连了起来。墙后是一块不超过十五英尺长的草地，上面两小块黑色大理石石碑吸引起了契的注意。那是两块墓碑。他整个人靠着矮墙，身体前倾，上半身越了出去。在他右边的墓碑上刻着的名字是狄龙·查理，名字下面的碑文写道：

出生日期不详

死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个好印第安人

契笑了。这个一语双关的嘲讽是故意写在这里的吗？是维恩斯

^①弗兰克·劳埃德·莱特 (Frank Lloyd Wright, 1867-1959)，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建筑师之一。

或其他哪个熟知谢里丹^① 那句名言——“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人”——的人定制的碑文吗？

左边的墓碑上写着：

本杰明·J. 维恩斯太太（爱丽丝）

生于一九〇九年四月十三日

死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

一个忠实的女人

对本杰明·J. 维恩斯忠实？把这个写到墓碑上似乎有点奇怪，但反正一切白人的丧葬习俗对契来说都是奇怪的。纳瓦霍人不会对尸体感伤。死亡夺去了躯体的价值。人死后化成喰敌^② 离开躯体，人的特性也随之丧失，留下的只剩要被处理掉的空壳，那是对生灵最不具危害的一部分。死者的名字不会再被提起，当然也不会被刻到墓碑上。

契又瞥了一眼查理的墓碑。他拼命想从记忆中找出一个叫查理的人，可是在契所在的慢语族中好像没有，其他住在丘陵岩地区的家族中也没有。不过在保留地东部边界的盐族、多羊人族、还有泥族和立岩族中，这个名字好像还挺常见的。如果有个叫查理的人做过些什么的话，他应该会记得的。

“没想到这里还有块墓地吧？”

声音从契的身后传来。是一个五十五到六十岁的妇人，瘦削而

^① 菲利普·亨利·谢里丹（Philip Henry Sheridan, 1831—1888），美国陆军四星上将。

^② 原文为 Chindi，纳瓦霍语。纳瓦霍人的宇宙中没有所谓的天堂。人死后，运气好的话会全无知觉，但大部分人会化为恶灵，即喰敌，千百年在黑暗中散播疾病与邪恶。

端庄的脸上不带半点笑容，上身穿着一件名贵的皮草大衣，下身穿一条牛仔裤，头上还戴着一顶海军编织帽，帽子把耳朵都盖住了。“把人埋在车库边上是本杰明的小癖好而已。你是契警官吗？”

“我叫吉姆·契。”契自我介绍道。妇人眉头紧皱，用挑剔的目光打量着他，却没有要与他握手的意思。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她说，“听说你很了解印第安人的宗教，是吗？”

契说：“我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雅塔利^①。”他用了一个纳瓦霍词，因为没有英文单词能够确切地表达这个意思。人类学家称他们为道师，而保留地的大部分人称他们为祭司或药司，但无论哪个词都无法确切地表达出一名真正的雅塔利在人们中所扮演的角色。“你是维恩斯太太？”契问道。

“当然。”妇人说，“我叫罗斯玛丽·维恩斯。”她瞥了一眼墓碑，“维恩斯的第二任妻子。我们还是进屋再说吧。”

站在外面的时候，这幢房子让契觉得很迷惑。房子正面的墙空空荡荡的没有一扇窗户，只能看出是用石材建造的。在穿过数道厚实的大门走过门厅后，迷惑就解开了——契以为的正面其实是房子的背面。高高的天花板下是一面有曲折感的玻璃墙。由于雨雪和云团，现在外面的景色显得有些模糊。但契知道，这座房子坐落在山顶，天气好的时候透过玻璃墙便可以将外面无垠的土地一览无遗，视线可以穿过拉古纳和阿珂玛印第安保留地，并向南边和东边延伸。向南看过去是一片绵延四十英里最终连到祖尼山的熔岩区，当

^①原文为 Yataalii，纳瓦霍语，意思是美洲大陆中部和南部各族与阿拉斯加地区文化中的高级精神领袖。而在纳瓦霍文化中，Yataalii 也是药司（medicinemán）或祭祀仪式中的祭司（singer）的意思。

地人将这样的熔岩区称为马尔佩斯；向东则可越过凯农西特保留地，看到阿尔伯克基后面的湛蓝的仙蒂雅山山峰。而房间内的装潢也如墙外的景色一样蔚为壮观。契左边的壁炉占据了天然石墙的大部分面积，壁炉旁边的地毯上铺着一张北极熊的皮。他右边的墙上有数不清的作为狩猎战利品的兽首，上百只玻璃球般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契。契定睛细看，那上面有美洲水牛、黑斑羚、野角马、野山羊、羚羊、麋鹿、北美黑尾鹿，还有十几个他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兽首。

“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维恩斯太太说道，“幸好他把那些猛兽的头都放在办公室里了。这些都是不咬人的。”

“听说他是一位有名的猎手。他有没有赢得过韦瑟比年度狩猎大奖？”契问道。

“两次。”罗斯玛丽·维恩斯说，“分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七一年。那几年，所有有长獠牙的、有珍贵皮毛的或有漂亮羽毛的动物可都遭殃了。”她把貂皮大衣披到沙发背上，在那件貂皮大衣里面，她穿了件男式彩格呢衬衫。她是一个懂得装扮的女人，而且懂得悉心呵护自己的身体。但是，无论是表情、举止，还是她削瘦的下颌上紧绷的肌肉，都给人一种压力。她将双手交叠在腰间。

“我想来点儿喝的，”维恩斯太太说，“你要来点儿什么吗？”

“不用了，谢谢。”契说。

“咖啡怎么样？”

“如果不麻烦的话。”

维恩斯太太对着壁炉旁的花格装饰护栅说道：“玛丽亚。”从护栅那里传出了嗡嗡声作为回应。“拿一杯苏格兰酒和一杯咖啡来。”然后她转过头来面向着契，“你是个经验丰富的侦探，对吧？”

你任职于皇冠点警局，而且熟悉所有有关纳瓦霍宗教的事。”

“我今年才调到皇冠点来，”契说，“我知道一些我们印第安人的习俗。”现在可不是跟这个傲慢的白种女人讲解纳瓦霍人的信仰与白人所说的宗教根本不是一回事的时候。事实上，在他们的语言里压根儿就没有“宗教”这个词。现在他只想先搞清楚她到底想让他干什么。

“坐吧。”罗斯玛丽·维恩斯说。她用手指了指那张蓝色的大沙发，自己坐到了一张铺着光面皮革的不锈钢椅子上。“你也懂巫术吗？”她坐在椅子边上，微笑着说，但表情显得很紧绷，她将双手交握放在膝上，“关于纳瓦霍狼人，你们叫他们剥皮行者^①还是其他什么的。你知道有关他们的情况吗？”

“知道一点儿。”契说。

“那么，我要雇用你。”罗斯玛丽·维恩斯说，“你就要放年假了……”这时一个老妇人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契看出她是一个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但不确定是普韦布洛的哪一支。维恩斯太太拿起她的那一杯——从颜色上就能看出酒比水的比例要多，契也拿起他的咖啡。那位印第安老妇人偷偷用眼角好奇地打量着契。“你有三十天的假期，”维恩斯夫人继续说，“应该足够了。”

要干什么？契暗想。但他没有问出口。他母亲教过他，要想了解事物就要少问多听。

“我们被盗了。”维恩斯太太说，“有人闯了进来，从本杰明的办公室偷走了他装纪念品的箱子，我想雇你去把它找回来。本杰明现在

^①剥皮行者，在西方关于狼人家族的传说中，一个介于纯种狼人与人类之间的神秘物种，他们行动迅猛，杀人成性，嗜好吸食人类血液，夜空中冉冉升起血红月亮是他们的象征。

在休斯顿的一家医院里，我希望能在他回来前找回那个箱子。我现在就给你五百块，等你拿回那个箱子时，我再给你两千五百块。如果你找不回来，你就拿不到那两千五百块。这样对你来说也很公平。”

“你怎么不去找县治安官，找他你可以不付一分钱。”契问道，“县治安官对这件事怎么看？”

“戈多·塞纳，”维恩斯太太说，“本杰明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不管怎么样，本杰明都不希望他跟这件事扯上关系。再说，找他又能有什么用呢？他们只会派几个无知的警员过来，问很多问题，再四处看看，然后就走了，而事情也就算了结了。”她呷了一口苏格蘭酒，“那些警察绝对找不到任何线索继续调查下去。”

“我也是个警察。”契说。

“但这事对你来说很简单。”维恩斯太太说，“是黑暗的子民偷走了箱子，你把他们找出来然后拿回箱子就是了。”

契深深地陷在沙发里，身体被宝蓝色天鹅绒舒服地围着。他考虑着维恩斯太太说的话，思索着其中的意义。她的双眼盯着他，好像能看到他心里去似的。她一只手拿着酒杯，杯子里的冰块在晃动的液体里翻转着；另一只手不安地摆弄着大腿上的牛仔布料。雨雪在厚实的玻璃窗上拍打着、刮擦着。窗外，夜幕逐渐降临。

“黑暗的子民。”契重复道。

“是的，肯定是他们。”罗斯玛丽·维恩斯说，“我有没有说过他们除了那个箱子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拿？看看你周围。”她比了比整个房间，“他们没有拿走那些银器，也没碰那些名画，一切都还在原位，只除了那个箱子。他们就是冲着它来的，就是为了把它拿走。”

银器放在餐具橱里——一个大大的托盘上放着一个精致的银壶和一打高脚杯。肯定值不少钱，契想。餐具橱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小

块精美的纳瓦霍耶^①像壁毯，这块壁毯可以让保留地最吝啬的商人心甘情愿地掏出两千块钱。

契有股冲动想要问维恩斯太太“黑暗的子民”是指什么，但他压抑住没问。他从没听说过这种人。但还是就这么听她说比较好。

她继续说着，仍然只坐在椅子边上，偶尔呷口酒。她说她刚来这里时，这所房子还没建好，当时本杰明·J·维恩斯牧场的工头是一个叫狄龙·查理的纳瓦霍人，就是埋在车库边上维恩斯第一任夫人旁边的那个人。维恩斯和查理原来就是朋友。“那个老头自己组建了一个教会，”维恩斯太太说，“本杰明对那个教会很感兴趣，或者说看起来很感兴趣。虽然他一直否认，他说他只是为了迎合那老头。但事实上，他确实是感兴趣的。我听到过他们俩谈论教会的事儿，而且我知道本杰明给那个教会捐了钱。你们纳瓦霍警察逮捕那些教会的人时，本杰明还帮忙把他们从监狱里弄了出来。”

“逮捕他们？”契问道，他好像开始有些明白了，“是不是因为他们使用佩奥特^②？”如果是这样的话，狄龙·查理的教会就是印第安教会中的一支。二战后这类教会在棋盘区保留地迅速兴起，但由于他们在仪式中使用迷幻药而被部落议会判定为不合法；但后来联邦法庭又以侵犯宗教自由为由，废除了部落的法律。

“佩奥特。是的，就是因为这个。滥用迷幻剂。”罗斯玛丽·维恩斯说，她的声音中带着轻蔑。“本杰明对他感兴趣的事总是缺乏判断力。总之，他把那宝贝箱子里的什么东西给了他们。他和狄

①耶，即 YeiBeiChi，简称 Yei。纳瓦霍神话中神圣的人物。有许多造型不同的耶，男性耶的头部是圆的，女性耶的头部是方的，不同的耶拥有不同的治愈能力。

② Payote，在墨西哥北部与美国西南部的干旱地带生长的一种仙人掌，它的种子或花球碾成粉末口服后能产生强烈的幻听、幻视作用。

龙·查理带着那个箱子出去过几次。不管那是什么，总之肯定是对他们教会很重要的东西。而现在有人把它偷走了。”

“箱子里有什么？”契问。

维恩斯太太喝了一口酒，说道：“只是一些纪念品。”

“什么纪念品？”契继续追问，“有什么值钱的吗？那些人想要的是什么呢？”

“我从没见过那该死的箱子里面的东西。”罗斯玛丽·维恩斯说完，笑了笑，“本杰明有他的小秘密。他有他的隐私，就像我也有我的隐私一样。”她的腔调中透露着一股由来已久的怨气。“本杰明说那是他的纪念箱，而且他说那里面的东西只对他有意义，对其他的人来说毫无价值。”她又笑了笑，“很明显他错了。”

“你知道他从箱子里拿出什么给了狄龙·查理吗？对于这点你有什么头绪吗？”

她的目光越过玻璃杯看向契，表情中带着一丝嘲讽，“如果我说是鼯鼠，会给你点儿线索吗？”

这下契也笑了。这段对话的感觉越来越像他最爱的白人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了。

“不会，这对我来讲不是什么线索。”

“纳瓦霍语是怎么讲‘鼯鼠’的？”

“Dine’ etse-tle.”契的发音带着一串喉音。

她点了点头，“狄龙·查理正是这么叫鼯鼠的。我问过他本杰明给了他什么东西，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个词。我们有过一个纳瓦霍女佣——那时候还有纳瓦霍人愿意给本杰明干活，我问过她这个词，她说是‘鼯鼠’的意思。”

“没错。”契说。严格来讲，如果把这个词分成一部分一部分来